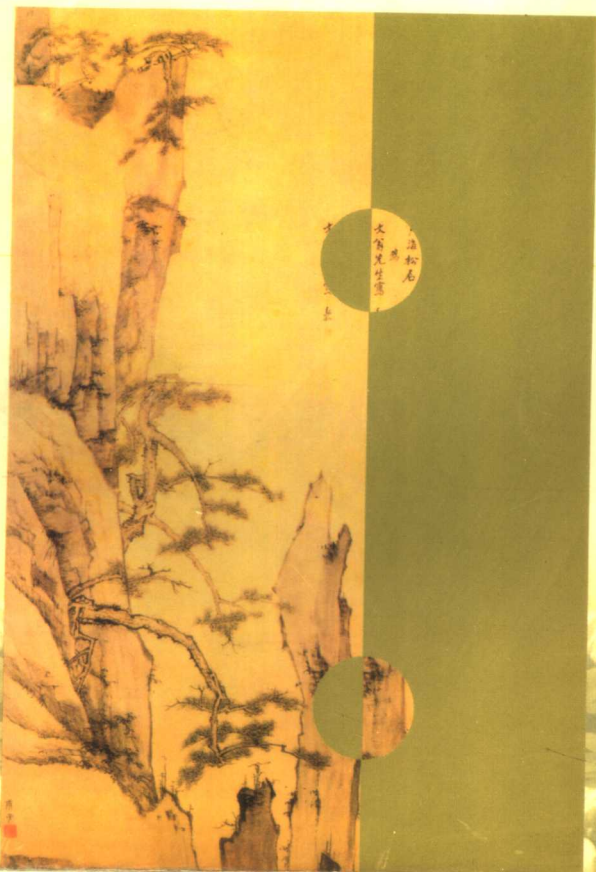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名家笔记小说

闲证

阿成
著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当代名家笔记小说

闲话

同成
著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话/阿成著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1.4

(当代名家笔记小说)

ISBN 7-5354-2186-5

I.闲…

II.阿…

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20825号

责任编辑:李正武

责任校对:常桥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E-mail: cjlap@public.wh.hb.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黄冈日报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11.75 插页:2

版次:2001年4月第1版 2001年4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250千字

印数:1—6000册

I·1665 定价:16.00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龟 裂	1	虚堂六品	123
运 气	8	郭 先 生	140
沉 塘	18	西伯利亚的鲜花	144
长途笔记	23	火 锅	147
鱼 风	37	女 诗 人	151
老 秋	47	知青朋友	155
甲 子	57	春 寒	163
田 傻子	62	阴 雨	167
音乐之城	66	暗 示	170
倾 诉	73	仇 恨	173
拘 留	82	小 酒 馆	177
戒 台 寺	95	小 旅 馆	192
黄 天 竹	101	女人的一生	197
云轩先生	106	拒 绝	201
死大爷和他的儿女们	112	上校古巴列夫	205
武先生和小辛护士	118	请你遵守游戏规则	215

闲 话

舅 舅	225	烤 肉	287
吃一顿女人做的饭菜汤	233	汗 颜	295
酒 吧	239	航 班	304
纸 美 人	250	东北人，东北人	314
精 神	259	闲 话	325
居河岸者	269	阿成笔记	357
		赵一曼女士	365

龟 裂
JUN LIE

“三仙”，其实是外号，大号儒雅且有诗味，叫“西庭石”。原复姓西门，竟使其父无端受“西门庆”之株连，几乎失了半生的潇洒。因此上，给儿子取单姓，去“门”留“西”。是希望儿子如石之通灵，如石之坚硬。

三仙住在哈尔滨人戏谓“太平川”的太平区。太平区不是哈尔滨的中心区，便是向外地人介绍，它不大提它。太平区常常显得尴尬。今亦如此。

太平区在城边一隅：东连荒山，北望“天堂”，南瞻“地狱”，西眺“人间”。（注）几乎跳出“三界”之外，亦不在“五行”之中。偌大的太平区没一条柏油路。中心区的人们觉得这区是现代最好的“农村”：家家庭院，户户菜畦，倏忽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卫生、绿化也不错，觉得把这区划为城市里，反而失了天然的韵味，有些不伦不类。故此，太平区人先天气短，觉得不像城里人。

少小时，三仙就读太平第一小学。学校距家十里地。行途：暴土飞扬，车马驴人，交织行走。兼不通公共车，雪天霜地，暴日雨天，三仙伶仃两脚，走得好艰苦。心里就翩跹着许多幻想。

古往今来，太平人均是好脚力，旧社会雇脚夫，新社会选竞走运动员，焦距就常常凝在太平区。一笑。

道路之坎坷，区委书记的专车，也因此常陷在雪地、泥淖里，多由“太平川”的热情百姓实实在在推而又推（三仙也推过几次——觉得书记和司机一样了不起）。久了，书记同志突然觉得十分地惭愧：妈的脚的！俺们太平区难道不是共产党的天下么？

太平区终于有了一条全天候的柏油马路，称东直路：红艳艳的朝阳，就顺着这条宽崭新新路漂亮地升起来——太平区兀然不俗矣！建成当日，百姓集资送了一条白底红字的条幅，上书：共产党好！悬在路心的上空。是夜，全区人民几乎都失眠了：一面银月之下，携妻带子，“羽扇纶巾”，几度在新路上“散步”，觉得总算是个城里人了。

三仙亦在新路上疯跑了几次，累了，盘腿坐在马路上，擦擦热气腾腾的汗，仰头看着头上迎风壮响的条幅，觉得共产党真是好！

翌日，老师即兴出作文题目：《我走在东直路上》。三仙这样写道：“我走在东直路上，觉得共产党真好！我长大啦，成人啦，一定做共产党、当区委书记，把路全修成柏柏油油的……”老师看了，笑得不行，遂提笔，朱批一个大字：好！

人生多错舛。三仙临近高中毕业，大志未酬，竟红花、黄棉袄、锣鼓喧天地被送下了乡。

十余岁蓝天阔地的屯垦生涯，人居然酿得很儒雅，五尺之躯仍未脱学生气。返城回来，非修路部门不去！言论之间，别一种味道，搞得区安置办的同志们啼笑皆非，表情难作：

行！去吧。

三仙出了安置办，喜得心酸，死死地忍着泪，没落下来。

三仙被分到修路运输队。此车队，素有“小香港”之称。民

谚云：“十个司机九个骚，一个不骚是大酒包。”粗话、脏话，你妻我妹，言语间，被搞得一塌糊涂。就是唐高僧唐玄藏到了这里，恐怕也难成正果。

在“欢迎会”上，队长韩士相介绍说：

“小西，是咱们的新伙计，是小老弟兄。往后，吃喝拉撒，都在一个窝里干。各位散仙（司机代称），房前屋后，邻居左右，有好看、力量的娘们，就多介绍，别的蛋，少扯！都干活去罢。”

几句话，似乎把三仙一生的事体都安排完了。

三仙觉得有些委屈。

三仙不苟全！开会发言，领饷签字（三仙签字的样子很绝，像挥毫题词的领导之状，从不坐凳，在办公桌前拉开一段距离，然后调好架式，再哈下腰去，抑扬顿挫，一杆一杆，一线写成），人事往来，相互应答，总是一副颇为清高的样子，且一份一份，工工整整，不断地写入党申请书；一次一次，诚诚恳恳，找队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士相同志汇报思想。闲暇无事，就找来“党报”、“市委机关报”，坐在驾驶楼里，严严肃肃，读。特别注重看一、二版，入心，挺脊梁。间或，做做笔记，有些“灼见”，均都写在“思想汇报”里。害得队长韩士相不得不反过来向他请教。同车队的开车师傅都觉得他别扭，说：“这鬼日的，做模做样，咋这德兴？操！”再不叫他“小西”或“西师傅”，叫“三仙”。

车队恶语：称队长为大仙，调度为二仙——都是当家人的意思。称西庭石“三仙”，自然就有些取乐，蹂躏的味道了。

三仙不以为然。

车队有“谚”云。“一等司机开轿车，跟着领导混吃喝；二等司机开吉普，跟着领导到处唬；三等司机开“面包”，拉完结婚要红包；四等司机开大客，亲朋好友全有座；五等司机开大板（货车），不管拉啥都来点儿；六等司机开胶轮，哆哆嗦嗦也来神儿；七等司机开手扶，家里常点煤油炉；八等司机车老板儿，卖

点马料下小馆儿。”三仙因为要求进步，自然要到最艰苦（实则最清苦）的岗位去，被分配开“八等”之外的吊车。开吊车没闹头，私人家用吊车干什么？！因此没人“济”以格外亲切的眼色。

三仙欣然前往。

三仙伺弄的是一台“银河”牌大吊车，庞然大物，雄雄壮壮，可质量不好，常坏，还七窍漏油。三仙就没日没夜地抢修。工程上挺顶壳，可三仙却造得成了油鬼子。同队的师傅们又送他另一绰号：油卵子。

队长韩士相听了，破口大骂：“妈了个巴子的！谁再叫西庭石油卵子，我立刻把他整出车队！”

.....

三仙在车队住倒班宿舍。原则上说，此时的三仙已没有父母：母亲死后，父亲隔年再娶，叫张淑芬。张淑芬身强力壮，其夫已老，勉强支撑了几年，便谢世了。张淑芬转而再嫁刘宝：父之不父，母之不母，在这一系列类乎“三元一次方程”之中，三仙的位置，自然也是个未解的“X”。然而“X”胸存大志，人就显得很洒脱，绝少儿女情长。亦以为住独身很好。三仙想：只要成为一名光光荣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只要为太平区修路事业做贡献，其他，算什么？三仙永远忘不了当年东直路建成时的情景。继母见三仙如此之状，愉快得不行，觉得这孩子不错不错，懂事！像他父亲。缙夫之情，遂然膨胀。逢年遇节，常亲自来车队请三仙“家”过。

三仙无心年节，值此，便主动值班、加班。东直路上，驱吊车，几度过家门而不入，很有古圣大禹之风范的。连队长韩士相都被“逼”的，不得不承认：人中确有三仙类。

三仙觉得自己活得充实。

当年，三仙被队长保举为“先进生产者”。韩队长说：“三

仙，挺下去！再给我坚持一年半载的，先把党入了，再接我的班。干干！”

三仙为此喝了一瓶“五加白”！

车队风陋，常集伙在倒班宿舍挑灯开赌桌。不像话！三仙便汇报了上去。输家赢家得知后，红了眼，借故痛打了他一遭。打时，三仙并不还手，也不叫喊，微笑着。打倒了，再爬起来，抱着双臂，保持挺拔状，冷静地等待对方再一次攻击。直弄得对方灰溜溜，小丑似罢了手止。然后，三仙从室内厕所打来一盆凉水，轻滋滋地洗涤、擦洗脸上的血垢。洗罢了，直起身，一甩头，轻蔑地说：“可以告诉你们，我做的事，是正义的，正义的事，是任何力量也打不垮的。”

韩队长说：“好！有种！明年一开春，就解决你的组织问题！”

是年，三仙已二十有七岁。坦荡君子，仍未有成家之心。

苍天不仁。翌年春，阳气上升，三仙糊糊涂涂，几次不虞，竟“遗精”在榻。一朵一朵，被工友觅见，遂诬传其“自渎”。

此风大矣——

在讨论三仙入党的支部会上，有同志说：“西师傅干活，有目共见，没的说！对待歪风邪气，也挺原则。只是——他的内心深处，是不是，不很纯呢？”

三仙入党一事，因此搁浅。

韩队长甚为惋惜。

三仙得知后，一日无语。

是日黄昏，三仙买了一瓶“五加白”，及五香豆丝、松仁小肚一类的吃食，又沉下脸，请韩队长到宿舍一饮。

韩士相见三仙来得很严肃，不好驳面，连声说好好好，去去去。

酒桌上，两刻钟过去，三仙仍一言不发，只默默地喝，一边喝，一边粗野地嚼着各种吃食，巴叽巴叽，弄得韩队长心里不是个滋味儿。

韩队长说：“小西，别灰心……”

三仙“叭”一摆筷子：

“大仙！”

韩队长一惊。

三仙说：“今天我找你，没旁的意思：党，我不鸡巴入了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三仙说着，腾地站了起来，哈着腰，逼视韩队长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人行不行？！不人行不行？！不人，总该行了吧？啊？！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告诉你，我对党没信心了！操！”

韩队长一瞅三仙这副咄咄逼人的熊架，气得浑身直哆嗦，登时火了——大小自己也是个官，妈的！便也腾地站起来，一拍桌子：

“不人，不人拉鸡巴倒？妈了个巴子的，你还火了，告诉你，就你这副熊架，想人也不要你！你以为共产党是保育园呐？啊？处处顺着你？我算错翻了眼珠，遇到你这号，这号，这号油卵子！”

说罢，拂袖而去。

第二日下午，三仙才到车队。此刻的三仙整个变了一个人！容光焕发，一脸喜气，穿着也花里胡哨，还弄了一顶花格子的呢料前进帽，很歪地戴在脑袋上。车队的工友见了，都大吃一惊：

“三仙，你这是……”

“叫三爷！”三仙傲慢地说，并凶了脸，“从今天开始，谁再叫我三仙，我日他妹子加他媳妇！”

韩队长见了，冷下脸，说：“小西，呆会儿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！”

“嘻，”三仙说，“没工夫。昨晚邪劲上来了，刚跑完马，浑身没劲儿，得歇歇。”三仙又说，“大仙，吊车我不开了！从今天开始谁爱开谁开。

工友们轰地，全笑了，都喜着脸说：“三仙，牛屎了！”

当晚，党支部召开了紧急会议。韩队长在会上破口大骂：

“有些党员同志，没文化！年轻人跑个马算个屁！？啊，跑马就是思想不纯了么？你们年轻时谁没跑过马？站起来、站呐！妈了个巴子的！三仙同志说了，吊车他不开了……你们谁开？谁开？”

谁开？开吊车还叫司机么？

八六年，三仙办了停薪留职，个体跑运输。八七年，八八年已是几十万元户了。同队的工友见了，都羡慕得不行，说：“咱们三仙兄弟现在牛屎了，娘们随便玩！”

三仙现在同后母住在一起，母子之间处得好和睦。三仙早已娶妻生子，并格外买了一套一屋一厨的商品房，就在东直路边上。入了夜，真的常有好看的女人到那里过夜。

三仙看了看窗外那条有些龟裂，但仍不失平展展的东直路，转过身来，对那好看的女人说：

“过去，我还要求过入党呢……”

“嘻，亲亲我……”女人软着腔子说。

三仙就亲，亲得好狠，像头兽。

女人疼得直揉嘴，说：“干吗！干吗！你要亲死我哪？！”

三仙狼着眼说：“对！”

注：哈尔滨人语，曰道外为地狱，道里为天堂，南岗为人间。

运 气
YUN QI

火车朝着赚钱的方向走。

停了！

该停了，老哥说，这泼尿存着还没撒味！

说着，掏出肉滚滚的货，冲着货场干龟龟的土地。嗷！活活地腾起一条尘龙。

窄脸和金牙，也跳下平板车，做了几个城市人的古怪动作，然后几乎赤身裸体，躲在车皮的阴处，头对头，驴吃老哥的红瓢西瓜。

吃得满嘴满胸满手都是西瓜“血”。

列车货场上，老哥的那一车皮西瓜，就挂在他们“平板”车的后面。

老哥在西瓜车上一隅，用木杠，苇席、棕绳，给自己扎了一方简陋的“凉棚”：看瓜、打盹、断断毒日的强光。远远地瞅，好别致。

日大的红瓢瓜，一车五万斤。车皮里，兵阵般，摆得好！乡党们说：要两侧开门，过中堂风，好！不要怕丢几个瓜，那值几个钱？！

老哥的家，在河南。河南的西瓜，古来天字一号！一开园，满河南都是清香。河南的地上过黄河，土地养头胎的娘们般，奶

水足。西瓜的收成，一年猛一年地好。自西汉，到唐宋元明清，乃至今代的各地行商，只要瓜秧芽一绿，就买舟累马，就坐飞机火车，挟大捆现款，到“瓜国”开盘。先交定钱，早早把一个个瓜园号下。然后再找旅馆。然后再泡个澡，然后再“死”一觉。静等瓜秧出瓜。

河南的西瓜，昂贵的价，三分。到了东北，到了哈尔滨，皇帝啦！一斤的贱价，还是批发，三角整。这不是要活活地气死人么？！

今年，乡党们统说，操他娘操他娘，今年咱们自己干！听行商的口风，哈尔滨的人，蛮、傻，娘们汉子一个味，就知喝鸡巴啤酒，瓜价的行情，看涨！一斤的批发，三角五分咪！说着，可地叉开一只滴着瓜血的糙手：是三角——五分！

那么，运价呢运价呢？

一车皮两千元。凑呗。

走几天走几天？

四天。只四天不睡觉！哥哥吔、弟弟吔，坐在钱垛上，想睡，你也睡不着呀——

乡党们就笑。

又说：还路过山海关，普天之下第一关！只活一辈子，不看看？孟姜女哭倒长城八百里，轰——，就塌在那里。哥哥吔，弟弟吔，咱们还是汉子咪。如若是秦始皇让咱们去修长城，派到咱头上，敢不去？不敢。得去。这是发财咪，反虚了……

谁虚了谁虚了？操他娘，去！

窄脸和金牙，押的货，是车。一部是紫光红亮的大型履带式推土机，一部是小轿子车，奶汁儿色儿。一雄一雌，正好装一节平板车皮。

这工夫，车皮们统歇在南镇货场，等着编组。闲着的铁轨，

在日光下，就那样极致地灿亮着。

行商们说：几千里地，走鲜货，就怕下雨。可是又说回来，天不下雨，跟人不撒尿一样，难受。说罢，冲着一圈乡党们龇牙乐：牛屁的你们。你们行？有苦布么？同志哥，光瞅别人钱厚心就毛不中，得知货知途知天知地，死到阎王那儿，不叫屈才行。

老哥净了尿，幻听了行商的话，就仰脸看天。好怕云上来，把晒人的日一层一层裹了，再播起雨……

万里无云！

白白的日，透透地烧着。老哥觉着，这日比河南的好味。

窄脸和金牙不知老哥的名。一见面，一开口，叫了老哥，就老哥了。且彼此又抽了对方的敬客的好烟，如若再打听对方的名字，反显得伪了。只知道老哥从河南来，与乡党们雇了不少驴车（林阴的官道上，一串地走：圆圆的西瓜，黑黑的驴，是一幅好看的风俗画），把这一火车皮的西瓜，今日，明日，今夜，明夜，那么你爹我娘地运来——该也是个章程能耐的人罢。

老哥是大骨架。河南人都是大骨架。且著一身钢筋铁凸肉，干活，定是肯下死力的人。长城内外的男人女人喜欢这式汉子，站在那儿，山一样，永远年轻，永远不死。再者，陌路同途，俗语道：人不亲，路还亲哩。彼此都坦得敞亮。

窄脸说，到了哈尔滨，住我们肉类招待所，饭便宜，全是宽粉条子红焖肉，造吧。

金牙说：别说那个别说那个。

老哥，下黑儿，你就在我们推土机的舵楼里歇。夜晚，风贼。日头毒毒地蒸了一天了，病了，糟了！好远的路呢。

老哥转身去了西瓜车，巨猿般攀上去，抱回一个黑皮紫脸的

大瓜，对窄脸和金牙说：

“再吃。解渴！”

一拳，过劲了，瓜粉碎。窄脸和金牙笑得不行。

老哥说，再去够一个！

不用！不用。都是钱呐。这西瓜，哈尔滨小市上，一斤少也得五六角钱。秤上还有鬼。

老哥说：这年头，五块钱，还叫钱？——吃嘛，吃嘛。

窄脸和金牙挑挑拣拣，拽过来，用手剝出一块，就那样水水脆脆，驴样啃。

老哥说：咋样？这瓜，甜度是十四个！

老哥不吃瓜，咚啊咚啊，喝货场地上胶皮管子里的自来水。

吃罢了，喝罢了。站了，对准残皮，尿。尿时，见老哥端的，惊人的勃健与伟岸，窄脸和金牙又前仰后合红嘴白牙地笑，说些婚后汉子才懂的“黑话”。老哥听了，一张汗脸，紫红。再追问，知道没成亲哩。再追问，知道有相好了。叫什么叫什么？一路追问下去，又知道那女的叫菊菊。菊菊，菊菊，名就痛人。嫩吧？庄户人嫩不行，身板儿壮哩，是一米八的个。老哥汗亮着脸，说得动人：“就是好哭。怕我变心肠。她说，挣了钱，就美啦，保不定，挟钱逃了，债也不还了。俗话说得好：有米有面不是夫妻。又说，哈尔滨的女子多好多好，过蛾虫似的，眼神儿又野，啧啧，你逗得住？又说，城里女人胸脯望着高，其实是假的，里面塞的，是些新棉花……说过，又哭。”窄脸和金牙听得可爱，就笑，说这娘们这娘们。老哥也吭哧吭哧笑，说，我真是瞅她身子骨壮得响晴，才肯，才定。家里还存四张口，瓜地里的活，欢喜不得，谁干累死谁！容不得绣花小女子。

炕里的活呢？窄脸作猴嘴问。

老哥听了，半天才懂，羞羞地：城里的哥哥，说话有趣哩。

然后，就都叼上一颗好烟，钳在嘴上，一勃一勃地说，妹子

的！咱也抽抽，车上车下，都孝敬完了，也该咱的啦。

老哥问，二位哥哥，这车路过山海关么？能望见么？乡党们说，这一关过去，钱就厚厚地挣了……这一关，我得看看，留在心里……

金牙见老哥一脸的情，猜测老哥和菊菊还格外有些什么话。就说，白天过，就望得见，下黑——真不好说了，货车又不是客车，没屁准儿。

然后，天黑下了。然后，咣当！接上了火车头。然后，灯亮了，一串串车皮开始前前后后，快感般地耸。然后，车开了，向东北，向哈尔滨，向赚钱的方向，日夜地走。

老哥就虾睡在推土机的舵楼里。

窄脸和金牙热得汗水水地睡不着，一边吃西瓜，一边从小小轿子里回头瞅。见那舵楼里，有红火头，一深一浅地跳着，知道老哥在吸旱烟，在想着菊菊那响晴的身子骨，并留心看着瓜。窄脸和金牙心里都说，这汉子多不易——“万里跑单骑”！城里人就不行，三千多里地呢——

临走时。菊菊顶着月婆，到瓜棚找老哥。

菊菊说：哥，哥，你走，俺不放心……

老哥说：那咋办，妹子。说了许多，你又不信……

菊菊直直地看着月就软在老哥的怀里。

后来，菊菊叫了。老哥一惊。

菊菊悄声问：哥，你疼么？

老哥看见菊菊额头上有一层细汗，说：疼。

菊菊笑出个娃模样，说，俺也疼……